

创作谈

文学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

——从短篇小说集《飞行酿酒师》说开去

铁凝

《飞行酿酒师》是作家铁凝任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后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集中了铁凝十余年间创作的全部短篇小说。

为什么那么热爱短篇小说？文学与生活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结？在这篇短小精悍的创作谈里，就有答案。

——编者的话

这是我近些年短篇小说的一个总结。我始终觉得，短篇小说无论是外在体积或者内在容量，都不能与真正出色的长篇小说抗衡。

可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因为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生命若悠长端庄，本身就令人起敬；生命的生机和可喜，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正比。

对了，生命的生机。这里我想说，文学对人类最终的贡献也并非体裁长短之纠缠，而是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好的文学让我们体悟时光，开掘生命之生机，从惊鸿一瞥里，或跌宕的跋涉中。

生活是不容易的，信息时代信息的节奏和速度永远快于生活的节奏和速度，即使职业写作者，也因之常常误入生活。生活自有其矜持之处，只有奋力挤进

生活的深部，你才有资格窥见那些丰饶的景象，那些灵魂密室，那些斑斓而多变的节奏，文学本身也才可能首先获得生机，这是创造生活而不是模仿生活的基本前提。模仿能产生小的恶果，创造当奉献大的悲悯。

文学应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弹拨沉睡在我们胸中尚未响起的琴弦；文学更应当有勇气凸显其照亮生命，敲打心扉，呵护美善，勘探世界的本分。

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一位我喜欢的已故诗人写过一首描写小狗的诗，一只与他的童年为伴的小狗。关于小狗的善良，他是这样叙述的：

它的善良恰如其分，不比善良少，也不比善良更多。这是一只小狗的分寸，有时也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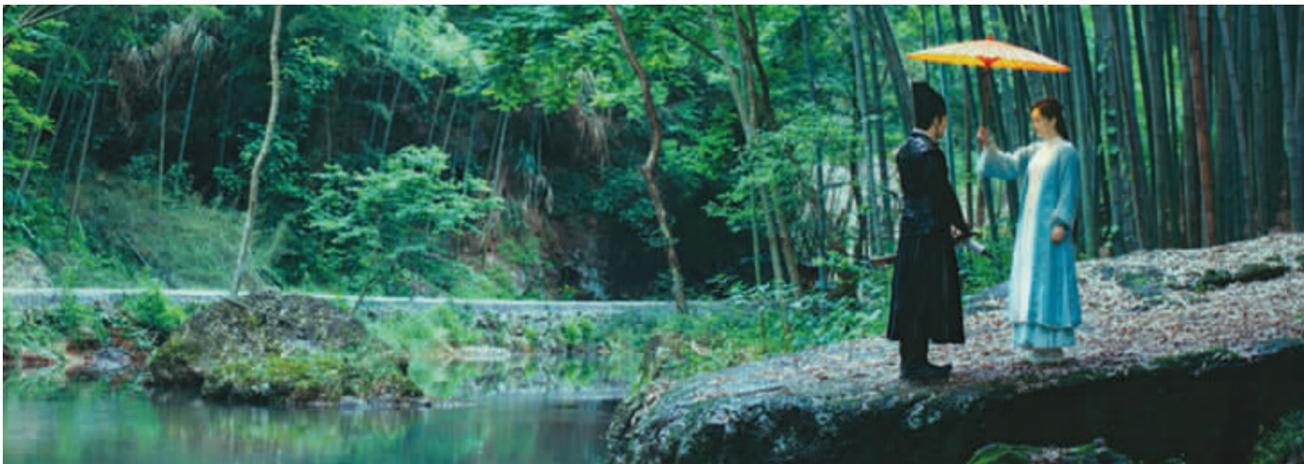


《飞行酿酒师》铁凝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醒着我的写作态度。

小说写作的过程是写作者养育笔下人物成长的过程。同时，写作者通过这创造性的劳动，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进发着自身生命的生机。文学艰辛的魅力就在于此。

进步何其难，我惟有老老实实努力。（作者为著名作家、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



图为电影《绣春刀2》剧照

俊·识

以对古装传统的全新理解，扭转定型过久的武侠影像套路

《绣春刀》：与类型化武侠片分道扬镳

杨俊蕾

动作电影是难题，影像的危机。好莱坞黄金时期，英格丽·褒曼的高挑个子不仅让男明星们想出各种增高法子才能配好戏，自个儿也得小心提防，不要随意猿臂舒展就跳出镜头画面。

然而，对于以中华武术套路为动作来源基础的武侠片而言，镜头的边框范围并不需要特别担心，比如一个飞云阶的轻功腾挪动作后，画面里的人物踪影是不见、是半身、或是滞留一角衣襟，都因为倚仗武学的博大而有了同样博大的灵活阐释空间。但是，从影像哲学视角出发的思考，思考人物动作究竟与感官、心智如何相联的问题，却是武侠电影同样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绣春刀II：修罗战场》(以下简称《绣春刀2》)的影像动作表现在中国武侠电影的丰饶系列中固然不能列于上乘，如果转换到一个另类的非武侠思路，就会发现《绣春刀2》的人物动作设计本身就不是典型的武侠片类型再现，而是尽量在人物动作和历史叙事之间钩织起绵密求实的因果关联。《绣春刀》系列在动作画面上都营造出相当大的陌生惊喜，原因之一正在于彻底反思武侠片以后，大量丢弃武打“套路”，不再摹仿现成影片的动作逻辑，而是转回真实浩瀚的中华大历史，精简而独特地使用古装与动作两个基本要素，表现出新一代人力图重返事件现场的历史观和电影观。

由此达到的动作影像性质是“自主性的心智影像”。

《绣春刀2》和类型化武侠片分道扬镳的转折点有两处：一是从“无我/忘我”的武侠片原始正变为实际的、对人的关心；二是从武侠片的固定伦理争辩发展到电影画面可能负载的动作影像哲思。模式化的武侠片中有侠有义。侠是人物出场身份，也是电影最终推向叙事高潮的最高价值。义是情节发展的动力逻辑，那些与侠为敌的反派形象都有或轻或重的不正义罪责，矛盾由此爆发。在解决矛盾符合观看快感与正义价值观的过程中，侠之取胜最终依靠的是高强的功夫，以及公认普适的侠义立场，比如金庸对郭靖的定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又比如来自戏曲传统的忠君反奸臣模式。以动作替代功夫，以困惑又苦难的真实人物替代完美理想化的侠，以浑然复杂的历史真实境界替代二元分立

的简单化历史场景，就是《绣春刀2》这样的古装动作片所改用的叙事肌理。

沈炼的绣春刀和十字短弩，以及他在两种武器交相应用中表现的人物突进行为，逐渐跃出了武侠片对于功夫的画面展示阶段，进而成为片中人物自我命运塑造的新动作元素。绣春刀和飞鱼服一起，是锦衣卫公务身份的外在符号，但在沈炼身上，又表现出某种外在束缚对于人之追求的规约与局限，秘密地影响着人物之间的彼此心理反应。沈炼的每次换装变形都有特殊的动作施展作为理念先导，穿怎样的古装由此成为内在于人物心理和叙事叙述的必要元素，而不仅是炫示外观的美工资本。

在动作施展的几个集中桥段中，影片没有沿用武侠片对武功功夫的奇观展示套路，而是风格统一地保持着危机来临前的末日逼迫感和密不透风的压抑。外景，沈炼与丁白缨及门徒在林间空地轮番作战，绣春刀受到加长狼牙棒和加长倭刀的夹击，刀头断掉。逃无可逃之后沈炼屈服，无奈地答应去案牍库窃出文件记录。动作情节顺势转向内景，案牍库夜战，沈炼改持雁翎刀与使用流星锤的郑掌班对打，流星锤吹出的点点火苗和沈炼先燃起的一根报时香火交相促成对打之间的逼人招数。相持苦战久久不分高下亦不得脱身的叙事僵局里，事先埋下的多处情节伏笔碰撞生效，一场既突然又必然的大火阻隔了对手，帮助沈炼再次逃脱。接下来进入新一场围捕，陆文昭带领的火枪队采用自上而下的俯视角，将沈炼和猫困在死角。无计可施的动作困境和无路可逃的人之困境贴合在同一场叙事情境中，不需配乐加强，仅在动作停滞的静止画面中，就足以倾注无限哀凉。以动作串连为中心的叙事就这样把

历史里人的遭际推到聚光灯下，不是武侠片中豪迈侠气的完美形象与英雄业绩，而是行为处处受阻、有志不得施展的人，纵然武艺高强品行高洁，却无所逃于荒诞的时代，被无理世道吞噬。《绣春刀2》沈炼的每次激烈反抗，都是一忍再忍却无处退让后的绝望爆发，也都以两败俱伤结束。对于动作叙事来说，这是一次次刷新画面，推进情节的形式手法，对于古装历史影片来说，则是一个富有现代性价值的观念表达；面对多重变幻的历史战场，与其不加反省地重复歌颂某个永恒的胜利者，不如换成身临其境的现场再现。通过冷静到近乎寂灭的影像描述，迫使观众同步开始思考。

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首先要拜《绣春刀2》自觉疏离武侠片模式所赐。根据导演路阳自述，曾是畅销书爆款的《明朝那些事儿》启发他很多生动的灵感，继而更是更深入的《明史》阅读让他产生了脱离武侠片的拍摄想法。回顾《绣春刀》的独特影像特征，可以将其理解为历史与阅读者的彼此成全，也说明了直接从真实历史中学习并结构故事，虽然路径不易，提炼更难，但就是影像建造的心智价值而言，一定会好过直接学习甚至仿制现成影片的功利虚浮。

正是因为有意淡化了武侠片的固有影响，《绣春刀2》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表意空间，为影片中的多个人物形象提供了恰切其性格的心路历程表现，使人物的动作招式有了可依仗的自我心智判断，同时又有与心智相关的动作成为塑造人物的有效手段。片中出现的诸多武器兵刃中，最抢眼也最让人为之忧虑深思的是笔。和一般武侠片仅仅开发笔的

武器招数或暗器功能不同，笔在《绣春刀2》中成为反其道而用之的矛盾综合体。沈炼的敌对团体中，先是凌云凯拿毛笔记录无常簿，随时书写下暗中观察到的闲言碎语；然后是裴纶抓起毛笔，蘸取兵丁的舌端唾液，玩弄修辞伎俩，构陷文字冤案；最后是信王，由玉弟身份过渡到皇帝登基，用朱砂笔免除了沈炼的死刑。

《绣春刀2》还有第三支笔，担负了来自历史反思的希望力量。画师北斋手中始终紧握一支彩色画笔，在洁白尺素上工笔画出渺小的蝴蝶自由鸣叫。孔夫子在教导弟子时曾说“绘事后素”，中国画论认为纸上的起伏无非来自“胸中丘壑”。这些历史深处的省思回声在影片中凝结成北斋平静而充满信仰力量的话语：我信我自己，我信终有一日这阉党横行的世道一定会覆灭。笔与绣春刀的意象叠加完成了《绣春刀2》的自主性心智影像塑造，也为国产的古装动作影片拓宽了艺术表现的思路。

其实，《绣春刀2》自觉选择的这条非武侠影像道路在近年来并不孤独。华语古装片作为最直接关联中国传统文化的影片类型，一直受到各方重视。不单单是商业化的大制作看中动作元素在全球市场的号召力而加之多个类型结合，更有那些深入传统文化内核并以创造性转化作为真正传承的有识有者为，合力把武侠电影扳过时代发展的道岔。《绣春刀》为武侠片增补意境之美和来自完整人性的心智抗争；陈可辛《武侠》借由生物学原理和微镜头来增补求真务实的故事肌理；徐浩峰《师父》走得更远，用近身技击的“三无法”全面改写武侠片拍摄套路——无威亚、无特效、无替身。

综观以上努力，在武侠消隐而动作日增的华语古装片中，扭转的是定型过久的武侠影像套路。删除武侠片中主观前定的思想空洞人物，代之以真实完整的人，尤其是真正关心和理解历史上居于各个断层上的人之无奈，再将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并敢于担当历史变化与个人命运的心智注入影像动作的表现深处。《绣春刀》、陈可辛、徐浩峰、路阳……或许有更多关于华语古装传统和动作元素的理解正在汇入这条新的影像道路。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关注

期待青春偶像回到年轻演员的轨道

王林生

提升他们作为演员的自我修养，才是真正发挥其自我正能量的可行性路径。

近段时间以来，因主旋律影片中青春偶像演员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者声称由他们来饰演革命英烈是影片宣传的噱头，是将重大历史事件娱乐化；而影片的主创方则认为，使用年轻演员是因为“青春是无法演的”。在此，笔者无意对这一场争论进行始末追踪，只是想藉此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

青春偶像演员，指的是荧屏和银幕上那些年轻、颜值高、粉丝多的演艺明星们。随着泛娱乐时代的到来，年轻的偶像面孔日益增加，一些负面新闻也不断出现，导致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以否定或怀疑的态度审视这一群体，甚至给他们贴上了“小鲜肉”这种明显带有贬义的标签，虽各有上万级的粉丝团和后续会的追捧和支持，但对他们的批评和质疑仍不绝于耳。

某种意义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偶像，每个时代的青春偶像在其成长之初的历程中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甚至是指责。比如20世纪80年代，影视刚刚开始在社会普及之时，唐国强就被冠之以“奶油小生”的称号。而之所以会是这样，想来总是新的事物与传统的观念不相统一，与固有的认识相抵触，过来人免不了总是以怀疑的眼光审视年轻人。

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偶像明星作为一个现象会在当下如此凸显出来，成为一个全民讨论的话题？要解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多个角度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潜流涌动。

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文化娱乐全面到来的时代。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必然会对精神文化消费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电子媒介、商业、广告、视频等多种文化要素，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构建了一个个供消费的娱乐景观。无论是体育竞技、突发事件，还是上传至网络的生活视频，无不是借助电子媒介以娱乐的方式出现、传播，当然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青春偶像。青春偶像不仅出现在各种娱乐节目中，是各类娱乐节目的主角，而且还不时通过展示生活场景达到吸粉的目的。偶像团体TFBOYS组合在美拍做的直播，获得3.67亿点赞，收到的打赏将近30万元，让传统产业叹为观止。可以说，随着娱乐化在日常生活中逐步渗透，日常生活的娱乐化、娱乐生活的日常化正成为当下的常态。这并不是说媒介为我们展示了娱乐性的内容，而是说媒介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的形式。

正是在媒介娱乐化这一大的背景下，日常的生产生活最终落入娱乐化的毂中，“造星”成为资本谋取商业利益的方式。当下火热的各种偶像组合都是“造星工厂”的产物。在张艺兴、吴亦凡韩国SM公司旗下练习生、TFBOYS则是北京时代峰峻强力打造的少年组合。当“造星”成为一种潮流之时，高颜值的年轻艺人就成为资本的关切之物，成为可

供消费的美丽景观。于是，人们对高颜值偶像身体的消费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他们所承载的快感、欲望、差异与游戏等资本的力量在各种要素中格外凸显出来。

资本总是围绕消费群体的需求进行生产，如果说，2013年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是80后的青春已经成为一种回忆的宣言，那么，同年上映的《小时代1.0》则意味着90后已风华正茂，开始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潮流。时下一些火爆的影视剧，如《楚乔传》《醉玲珑》《择天记》等无不主打偶像牌，90后是最主要的目标消费群体。这就意味着，文化消费群体的代际更替，促使影视制作大咖们不得不揣摩90后群体的消费心理、消费习惯。而90后正是青春偶像的最大粉丝群。

偶像培养了规模庞大的粉丝群体，单个偶像粉丝群体用千万计丝毫不夸张。如李易峰的粉丝达3773.3万，赵丽颖的为5295.9万，其所产生的明星效应及其偶像消费可以说不容小觑。公众对偶像的消费其实质是对偶像所代表的风尚和潮流的趋从，它源于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形态最终为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赵丽颖、吴亦凡等代言的商品，均是资本利用偶像消费的策略对消费者进行强力轰炸。而这种策略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粉丝对偶像具有一种内心无法抑制的激情与情感上的强烈认同，从而使粉丝成为商品开发和市场推广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青春偶像频繁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中，遵循的也是同样的逻辑。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从事表演艺术的人来说，美貌不是原罪。而从一种较为狭义的层面来说，青春偶像明星的出现是时事造出的“英雄”，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才出现的。

然而必须指出，提升他们作为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才是真正发挥其自我正能量的可行性路径。一方面，影视产业本身的发展需要不断补充新鲜力量，各个时代的青春偶像均是这一新生力量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对他们参演的影视剧要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毕竟，从偶像向中生代、艺术家的身份转变，需要时间的历练和市场的磨炼。影视行业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无数的老戏骨均是在不断扮演的角色中、一场场的表演中实现自我提升的。但这并不是说可以由他们在面对老艺术家的怒怼时，以“我是明星我怕谁”的姿态继续耍大牌、拿高薪，继续拼颜值轻演技。资本驱动的商业利益有泡沫和浮华，当经历时间的历练和市场的选择，而在这个过程中，偶像自己和他们的经纪团队、影视作品的导演和制作方以及观众，都应负起责任。

(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以校园青春剧《十七岁不哭》进入影视圈的郝蕾，并没有在成为偶像明星的道路上流连，而是出演了《我的兄弟叫顺溜》《浮城谜事》《亲爱的》《黄金时代》等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探索的影视作品。她有一个圈内外出了名的目标：被记入表演的教科书。

《从《仙剑奇侠传》中的李逍遥到《琅琊榜》中的梅长苏，从花一样的美少年到被广泛认可的演技派，胡歌用了10年。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真正成为男人？一个演员要经受多少磨练才能真正成为演员？胡歌的10年，就是答案。

本版用图均为本报资料

